

臺灣地區基督教 發展趨勢之初步探討

瞿 海 源

就基督教在臺灣地區全盤變遷趨勢而言，戰後的二十年間是成長時期（1945—1964）。自 1965 以後則成了停滯的局面。這是就教堂及傳統在量上的發展而言，至於在質方面的情形，研究者很難掌握得住。不過，大致上我們可以說成長時期在量上方面的統計應該打相當的折扣，因為當時由於記錄不全、救濟物資發放等因素，所吸收的信徒素質較差。然而這種折扣並不足以使得成長時期的實際成長被嚴重地抵銷掉。其次，1965 年以後，尤其是近幾年來，信徒是否在質方面的成長有突出的情形，大致上很難斷言。同時，既使我們肯定了這種成長，也無法對整個基督教停滯成長的情形有重大的改善。

根據台灣省通誌（1970）的資料，台灣地區在 1945 年以前共有 238 個基督教教堂。隨後，每五年的成長狀況如下：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成立年代	教堂數目
1946 ~ 1950	130
1951 ~ 1955	314
1956 ~ 1960	358
1961 ~ 1964	108

從上面的統計，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成長最快的時期，若單就教堂數目而言，是在 1956 至 1960 年之間，其次為 1951 至 1955 年間。因此，這十年，即 1950 年代，是基督教在台灣地區發展的黃金時代。在戰後五、六年間，由於國內戰爭的爆發及經濟狀況的極端惡化，台灣地區的基督教雖有相當發展，但在量上面仍不及五十年代。不過，這段時間的成長仍舊是很可觀的。這主要是對日本殖民政府在統治期間限制基督教發展的一種復原作用。在 1945 至 1949 年間，建立教堂共 130 間，其中 99 間為山地教會，佔興建總數的四分之三。因為日本政府嚴格禁止向山地社會傳基督教，在戰後這五、六年間顯然是一種國民政府弛禁後的反應。在此之前，並不是沒有山地的基督教信徒，在花蓮地區實際上已有數千山地同胞已信奉基督教，只是尚未受洗入會而已。因此，台灣地區基督教在 1950 年以後的發展在本質上和四十年代的狀況是不同的。

如果，再進一步查核 1945 年以後各年興建教堂的數目，這兩種發展階段的差異就更明顯了。自 1945 至 1949 形成戰後第一階段的成長，成長率並不太高，平均每年約為 32%。第二階段是 1950 至 1955，年成長率上升為 40%，是為快速成長期。第三階段（1956~1960），年成長率下降為 27%，整個基督教的發展呈現了停滯的現象。雖然仍舊有新教堂之設立，但也有不少舊教堂開始無法維持。第四階段（1961~1964），成長率為 27%。此一階段應可與前一階段合併來看。以上四個階段實際上均屬前文所謂的成長期，只是各階段成長速率不同，在本質上亦有一些差異。

根據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年鑑（1963），真耶穌教會台灣傳教三十週年紀

表一 台灣地區卅年來基督教堂數目變遷的分析

	1949	1964	1978
全部教堂數	352	1,796	2,303
平地教堂數	239	1,154	1,600
山地教堂數	111	642	703
每萬人教堂數	0.5	1.5	1.3

	1949至1964	1964至1978	1949至1978
全部教堂增加數	1,444	507	1,951
年平均增加	96	34	65
十五年間增長率	4.10	.28	5.54
年成長率	.27	.02	.18
平地教堂增加數	915	446	1,361
年平均增加數	61	30	45
十五年間增長率	3.83	.38	5.69
年增長率	.26	.03	.19
山地教堂增加數	531	61	592
年平均增加數	35	4	20
十五年間增長率	4.78	.10	5.33
年增長率	.32	.01	.18

念刊（1956）、台灣省通誌（1971）、台灣聖教會年鑑（1976）、華人基督教會教會名錄（1980）、以及史文森（1981）之台灣教會面面觀，我們大致整理出1952，1964，及1978三個年代台灣地區教會的數目。根據這項數目（見表一），我們大約可看出過去三十年中基督教先盛後弱的實際情形。就教堂的總數而言，在1949年時，全台灣約有350個教堂，平均每萬人約有半個教堂，到1964年時，教堂數目增加到1,796個，每萬人約有一個半教堂。但是，到1978年時，每萬人教堂數略為下降至1.3，教堂總數雖增加到2,303個。這個教堂總數的增加情形說明了，1949至1964年間基督教教堂的興建有實質性的增加，而1965以後，却有減少的趨勢。

從上表，我們可以發現不論就平地或就山地教會來看，1949至1964的成長率都很高，在平地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而在山地則高達32%。但是在後十五年中，即1964到1978年間，成長率均大幅度下降而趨近於零，在平地為3%，在山地則為1%。在六十五年以前的成長高過人口的增長率，而六十五年以後却遠低於全台灣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因此，若就教堂興建的數目而論，戰後的十五年是基督教的成長期，而1965年以後就成了停滯期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遷？在對這個問題做分析解釋前，我們先來看看信徒人數的變化。因為教堂是一種正式的機構，每一個教會並不一定是等量的，例如有的教會有千人以上的教友，而有的教會却只有十來個信徒，於是，用信徒人數來說明基督教發展的狀況可能會更精確些。

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的記載，當該教會於1951年向普世教會協會申請加入時，所報告的信徒人數為60,000人，陪餐者為35,000人。另，台灣聖教會當時教友人數約為200人，真耶穌教會約有8,745人，如此大約可估計1950年時，全台灣地區之基督徒成人教友大概在四萬五千至四萬七千之間。若計算全部信徒人數則當在七萬人左右。再根據基督年鑑（1965），在1964年時，成人基督徒有171,416人，信徒總數，包括小孩及慕道友，則高達303,380人。

這項數字雖是由各宗派填報，但經查核在個宗派之資料後，發現有偏高傾向。

據中華浸聯會 1979 年的統計表，1964 年之會友人數為 8,202 人，而 1963 年為 9,696 人，而基督年鑑的記錄是 9,928 人。另據安息日會華南聯會及台灣區會提供之資料顯示，1964 年教友人數為 4,055 人，基督年鑑則稱有 12,778 人，多出兩倍有餘。同時年鑑記載係指成人教友而言，安息日會本身的報表的亦是指成人教友，顯然資料有誤。而安息日會的報表是自 1955 至 1981 年為止，觀其趨勢，亦不可能在 1964 年時有一萬多會友，因 1962 及 63 分別有會友 3,359、及 3,520 人，而在 1965 及 66 也分別只有 4,763 及 4,833 人。尤其重要的是，安息日在台二十六年的記錄中，從未有超過 6,000 人的。人數最多的是 1981 年的 5,422 人。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年鑑中所報導的 12,778 人是不確實的。此外，對台灣聖教會人數的記錄亦與聖教會本身的統計表不同，1964 年時，聖教會成人教友為二千一百人左右，1963 年時，約 1,990 人（台灣聖教會 1981），但年鑑所報人數為 2,885 人。聖公會 1980 年時約有教友 1,000 名，而 1964 之年鑑記載為 3,000 人，此或代表聖公會之衰落，但據聖公會本身之歷史，似乎並未指稱有如此嚴重的衰落現象，於是三千名可能是高估了。最後有不少小教派在年鑑中都有高估其信徒人數的傾向。

根據以上有關資料的查核，若先就浸信會、安息日會及台灣聖教會之資料做校正，則在 1963 年，成人教友人數應為 161,593，而不是 171,416 人。進一步，如果我們假定每教派人數高估了 5%，則成人教友人數約為 153,500 人。依同樣方法可估計出全部信徒人數約為 278,768 人。

基督教人口在 1979 年時，依史文森的估計，大約有成人教友 232,700 人。全部信徒 306,700 人。這項估計是抽取 203 個平地教會再加上山地信徒及獨立教會的人數而來。其中所牽涉的問題大約是幾個係數的精確性。史文森的計算公式如下：

$$Y = 1.25 \times .823 \times 7.35 \times 2N = 15.1226N$$

Y 是估計成人教友數，N 為訪問 203 個平地教會所得樣本數。1.25 意指有 25% 的成人信徒能接受訪問。0.823 意指教友中約有 82.3% 受洗過。7.35 則是

由於 203 個教會僅佔全部平地教會的 13.6%，在估計總數時應乘以 7.35 倍。2 是史文森根據牧師的經驗，估計成人教友僅有一半會參加主日聚會，因此根據訪問所得之人數應乘以兩倍。由於接受訪問者為 7,535 人，全部平地教會成人教友人數就約為 114,000 人。

以上的各項係數中，有問題的至少有兩個，一是 1.25，另一是 2。以平均 25% 估計出席主日聚會而未接受訪問的比例，相當粗糙而主觀。當時，似應以各個教會的該項比例來估計始較為可靠。同時，以 50% 作為成人教友出席主日禮拜的估計亦失諸主觀，並無客觀的證據加以支持。訪問時，若能徵詢各該教會的狀況，依據各個教會的估計去加權計算，可能就比較精確了。從其他的資料也顯示這兩個係數有相當的問題。史文森從各宗派的問卷得到另一批有關成人教友及主日聚會之人數。若根據史文森的算法，即每個未有資料之教會所有之成人教友人數為已報告者之 54% (Swanson 1981:34)。那麼平地及山地教會之成人教友人數應分別為 124,517，及 40,908，共計 165,425 人。若假定沒有資料之教會平均人數與已有資料者相同，則平地教會有 138,362 人，而山地教會有 47,704 人，共計 186,066 人。與上項數字相差約兩萬人。再加上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及聚會所信徒 84,700 人，則全部成人信徒最高估計為 270,766，最低估計為 250,125 人。

另外，從參加主日聚會之人數我們亦可依史文森之估計，得上限為 105,099，下限為 91,695 人。此項估計假定主日聚會人數中有 82.3% 曾受洗，計算上限時以已有資料之平均人數當作沒有資料之平均數，下限則將此平均數乘以 .52。

根據前面的數字，我們又可算出成人教友數與主日聚會人數間之比例。當估計值為上限時，試項比值為 1.77，當估計值為下限時，比值為 1.81。比史文森所推測的值，即 2.0 為低。但是假定我們確認史文森所列之比值過高，而予以修正，則根據教會訪問所得之人數所估計之成人教友數應在 100,890 至 103,170 之間，比史文森原估計的 114,000，少了一萬多人。同時這個校正後的數字又與由宗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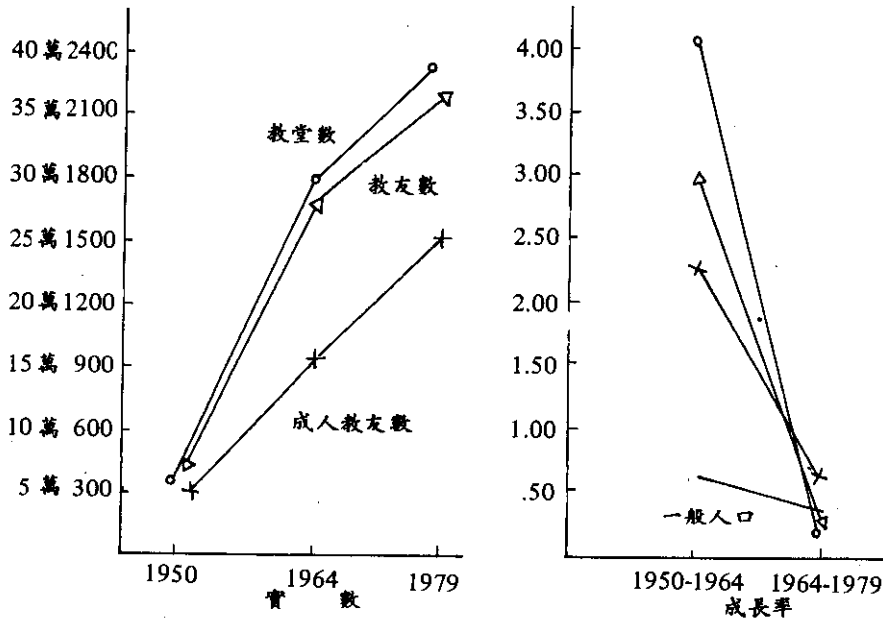
問卷所得到的相差更遠。如前所示，以下限計，以宗派問卷結果推計成人教友數應為 125,000，與史文森根據教會問卷所估計的多了 11,000 人，而與前項校正值更多出 24,000 人及 22,000 人。於是根據教會訪問資料所得之成人教友數與宗派問卷所得的出入甚大。若以後者為準，則前三項以教會問卷為估計依據的數目之誤差分別為 9%，19%，及 18%。因此，這些估計值之間一定有很大的問題。我們很難斷定究竟那一種問卷的結果較為可靠。也因此，對史文森最近估計之成人教友人數及全部信徒人數我們只能存疑。他估計省信徒的人數 306,720 似乎低了些，而成人教友人數 232,700 人，也有偏低的傾向。因為根據宗派問卷資料，成人教友人數應在 250,608 至 270,766 人之間。若以成人教友之一倍半當作是全體信徒人數，則全台灣區的基督徒應在 333,562 人與 363,799 人之間。

另外，史文森的估計中還有兩點不妥之處。第一，即對聚會所人數之估計，可能偏高。根據我們的瞭解，聚會所不正式公開其信徒人數，而歷次多由該教會的領袖隨口說出，其數值極不可靠，據我們估計聚會所信徒人數在 32,000 至 36,000 人之間。其次，在估計總信徒數時，史文森將主流教派的成人教友數乘以一倍半，而對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及聚會所却未曾加權。按查這些非主流派的統計均指成人教友而言，似應予以適宜校正才行。根據以上兩點，史文森的 305,200 人應修正為 331,950 人，如果根據宗派問卷資料則更應修正為 358,812（下限）或 389,049 人（上限）。

如以各估計值之平均值來估量台灣地區 1979 年的基督徒人口，大約我們可以說成人教友數約為 250,000 萬，而全部信徒人數為 360,000 萬。這兩個數字比史文森依據教會問卷所推估的應該較為可靠。主要是因為他的幾個作為推估依據的係數略嫌主觀而粗略。我們所得的數字則是根據兩個不同來源的資料而推計，在測量理論方面來說，應該較為可靠。如果我們接受這兩個估計值，那麼這三十年來的基督教人口的變化大致上應如下表所示：

	1950	1964	1979
基督教成人教友數	46,000	153,500	250,000
基督教信徒人數 (含小兒、慕道友)	70,000	278,700	360,000

依上表，1950至1964年間（即成長期）成人教友增加了十一萬人左右，十五年間的成長率為234%，全部信徒人數大約增加了二十一萬，成長率為298%；但是在1965至1979年之間（即停滯期），成人教友雖然也增加了九萬七千人左右，其成長率却只有63%，全部信徒約增加八萬人，成長率更降低為29%。這樣的成長率的降低和同時期教堂的成長率的情形相當類似，只是教堂的成長率之間的差別更為懸殊（見下圖）。為便於比較起見，我們也將全台灣區人口成長率標示在



圖一 台灣地區基督教人口之變遷

圖中。根據這兩個時期成長率的變化，除了看出不論在那一種指標上，台灣地區的基督教在前十五年成長迅速，而在後十五年成長相當緩慢。其中教堂數目的變化尤其如此。這是因為教堂本身是須要相當人力、物力、乃至於精神力來維持的一種正

式機構。早期的成長有許多是在外國差會撥助下成立，有時也有先成立教會而再圖發展的，也有因情勢估計錯誤，因而很快衰落的。於是到了後期，對教堂的設立就比較慎重其事。同時，更重要的是，因為教堂的維持需長期的力量支持，但由於整個基督教在快速發展後，教勢難以再進一步地振興，也由於早期的快速成長造成既有教堂維持的問題，於是教堂增加的數目開始大幅度減少。換言之，1965年以後台灣地區的基督教人口及其潛在皈依者已無法再支持進一步快速的成長。

次就信徒人數而言，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在停滯期中仍舊有增加的趨勢，但其成長率比成長期時已降低甚多。這項成長率甚至還低於這十五年間全台灣地區的人口成長率。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界定其為停滯期是很合理的。同時，本研究最後對1979年之信徒估計值是經過查核校正過的，若不做這類校正而採取 Swanson 之估計值，則此項成長率幾乎等於零（.006）。如果以 Swanson 之估計值及校正過之1964年之資料來衡量這十五年間的成長率，則成長率亦不過為0.95。因此，大致上我們可以下結論稱，在1965年之後，台灣地區的基督教信徒人數增加十分緩慢。至少其增加未能超過同時期台灣一般人口的成長率。然而這種緩慢的成長，與基督教成人教友增加的情形却很不相同。

首先，在成長期及停滯期成人教徒的增加人數是相接近的，前者約十一萬人，而後者亦近十萬人。但在成長率方面，停滯期（.63）却遠低於成長期（2.34）。比起台灣地區的一般人口成長率而言，成長期成人教友人數的增加超出口成長率近三倍，而停滯期的成長率也略高於一般人口的成長率。也就是說，成人教友在前後兩期中均有實質性的成長，但停滯期的增加量似乎與人口的增加相近，亦即顯示不出有突破發展的跡象。其次，在成人教友與全部信徒增長率之間的差異，很可能顯示台灣地區基督教人口中結構上的變遷。這種結構上變遷的第一個內含可能是普遍性的，而非侷限於基督教人口。我們的意思是說，全台灣地人口家戶的大小在逐漸縮小，於是基督教家庭其平均人口也在下降，而使得當成人教友在增加時，包括兒童和少年在內的信徒數却增加得比以往的少。第二個結構上的因素，是有關家庭

決策方面的。也就是說，在宗教信仰方面可能有愈來愈多的父母願意由子女有較多的自主權。這是因為教育程度及尊重個人意願的價值觀念在親子兩代之間都有增強的趨勢。因此也就形成了最近教會人士所憂慮的一種現象，家中的成員可能會信奉不同的宗教，也會有些信基督而有些根本不信。這種決策狀況的變化有可能促成成人教友與一般信徒成長率一快一慢的現象。

從前面對代表基督教在台灣教勢發展的幾個指標的澄清與描述，我們大致上可以肯定本文先前提出的分期。亦即 1950 至 1964 是台灣地區基督教的成長期，成長十分迅速，遠超過了一般人口的成長率。自 1965 到 1979 是教會發展的停滯期，各方面的發展趕不上一般人口的成長率。不過這些都是指客觀而可量度的方面，至於精神或屬靈層次的狀況却是相當難以斷言的。不過，我們強調，當基督教人口仍舊無法突破全人口的 3% 時，似乎難以使人相信基督教的發展沒有遲滯的現象。

為了解析這種快速成長與停滯發展的原因，本研究採取兩種途徑來加以探討。第一個途徑是透過對各縣市基督教發展的趨勢來尋求可能的社會文化的解釋。換言之，我們把前述整體的資料予以分解，以便看出造成發展趨勢的主要來源是什麼。在這裡，我們是用縣市作為分解的單元。在第二個途徑裡，我們仍舊是以分解整體資料的概念來進行探討，但我們採用宗派作為分析的單元。在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我們還大量分析各宗派的歷史文獻、統計資料、及重要教會領袖們對發展趨勢的分析。由於這第二種分析途徑在本質上可以另外單獨論述，同時在篇幅方面也較大，所有資料及其分析將以另文提出。在目前這篇論文裡，我們是以第一種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結果來加以討論。

為了以縣市作為分析的單元，我們尋得兩批材料。雖然還略嫌不足，但這兩批材料可能是僅有的而可運用的了。第一批材料得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所編的「宣教第二世紀基本方案及研討資料」中第五十二頁至七十四頁「台灣人口與信徒數比較」。在該資料中編者註明係依據 1965 年台灣真道出版社編印基督年鑑。但遍查該年鑑並無這項資料。可能由於經費及其他困難，這些資料未曾出版而由長

老教會獲得。這一批材料中包括了1952及1964兩個年度各縣市鄉鎮的教堂數及信徒人數。同時，也附列了各縣市鄉鎮的人口數。第二批材料是最近由Swanson收集的，是1979年各縣市鄉鎮的教堂數。根據這兩批材料，我們可清理出1952，1964，及1979三個年度的教堂數目，以及1952，及1964兩個年度的信徒人數。關於1979年各縣市的信徒分佈狀況迄今本計劃未能找到可用的資料，只能從缺。爲了將人口成長的影響予以適當的考慮，我們就這兩批材料分別計算各縣市的教堂及信徒人數佔全人口的比例，單位係以每萬人計。所得結果見表二及表三。

由表二，1952年間，教堂數目最多的是南部的嘉義、台南兩縣，其次爲彰化、台北、高雄及屏東四個縣份；教堂數目最少的是基隆、台中兩市，及新竹、台東、桃園三縣。這是就實際教堂數而定，如果我們考慮人口的因素，則又發現每萬人教堂數最多的是澎湖、台東縣、嘉義縣、台南縣、台北縣、高雄、台南市等地。其中澎湖及台東主要是由於人口較爲稀少而造成密度的上升，並不足以表示基督教在這兩個地區已有良好的發展。其中台東地區基督教教勢在1950年前的開展相當不順利（駱先春1965），而澎湖的宣教工作自始也是比較艱難的。因此，大致上我們可以確定教堂密度最高的是南部長老會發祥地附近幾個縣市。這種情形可能意含着宣教工作之有無及是否有長久歷史是促成教堂興建的主要力量。而其他的社會文化因素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若就教堂密度最低的幾個縣份來看，其間的狀況就不那麼單純了。教堂密度最低的縣市依序是台中市、新竹縣、桃園縣、台中縣、台北市、基隆市、雲林縣、以及苗栗縣。這些縣市一方面可能由於基督教傳入較晚，但另一方面却也因爲某些社會文化因素而造成的。例如其中，桃、竹、苗三縣有大量的客家居民，在接受基督教方面可能比較不那麼容易。有的教會人士認爲這是由於客家人比較保守，傳統力量很大而阻礙了外來宗教的傳入，但另一方面也有教會人士辯稱早期傳教過程中，由於宣教士及傳道人多不會講客語，同時又認爲客家人多半會講閩南話，於是對客家地區的傳教不但起步慢而且也不甚積極。這兩個因素究竟孰重孰輕，目前仍無法斷言。不過，至少我們可以肯定社會文化背景應該會有

表二 台灣地區各縣市基督教權勢變遷狀況：
I. 教堂數之變遷

	1952		1964		1979		G D/B	H F/L
	A 教堂數 ^(a)	B 比例 ^(b)	C 教堂數	D 比例 ^(c)	E 教堂數	F 比例		
台北市	10	.177	88	.831	322	1.488	4.69	1.79
基隆市	3	.197	21	.798	32	.934	4.05	1.17
台中市	2	.095	34	.995	67	1.156	10.47	1.16
台南市	8	.344	39	1.024	68	1.217	2.98	1.19
高雄市	9	.313	40	.725	107	1.006	2.32	1.39
台北縣	20	.379	72	.732	182	.907	1.93	1.24
宜蘭縣	8	.301	40	1.085	50	1.142	3.60	1.05
桃園縣	6	.169	52	.934	86	.887	5.53	.95
新竹縣	4	.113	45	.881	46	.744	7.80	.84
苗栗縣	8	.229	44	.937	48	.885	4.09	.94
台中縣	8	.166	47	.706	60	.638	4.25	.90
彰化縣	20	.281	38	.399	46	.403	1.42	1.01
南投縣	8	.257	48	1.060	60	1.153	4.12	1.09
雲林縣	10	.188	27	.371	34	.424	1.97	1.14
嘉義縣	27	.494	61	.791	66	.792	1.60	1.00
台南縣	29	.462	59	.695	69	.722	1.50	1.04
高雄縣	16	.344	71	1.038	112	1.099	3.02	1.06
屏東縣	15	.308	111	1.538	159	1.809	4.99	1.18
台東縣	4	.555	172	17.769	141	4.963	54.51	.28
花蓮縣	10	.326	131	4.597	172	4.897	8.28	1.07
澎湖縣	7	.864	19	1.768	17	1.538	2.05	.87

資料來源：(a) A、C兩項得自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編宣教第二世紀基本方案及研討資料。

(b) 教堂數除以人口數，單位為每萬人教堂數。

(c) Swanson, A. J. 1981, The Church in Taiwan: Profile 1980.

表三 台灣地區各縣市基督教權勢變遷狀況：

II. 信徒人數之變遷

	1952		1964		E D/B
	A 信徒人數	B 比 例	C 信徒人數	D 比 例	
台北市	2,909	51.69	19,142	180.83	3.50
基隆市	580	38.14	2,437	92.64	2.43
台中市	1,350	64.69	6,283	184.00	2.84
台南市	4,016	172.76	9,931	260.86	1.51
高雄市	4,710	163.91	12,837	232.89	1.42
台北縣	2,798	53.04	8,828	89.82	1.69
宜蘭縣	1,126	42.44	4,298	116.62	2.75
桃園縣	592	16.73	5,268	94.65	5.66
新竹縣	780	22.15	7,024	137.64	6.21
苗栗縣	1,024	29.44	4,325	92.16	3.13
台中縣	1,658	34.45	4,265	64.13	1.86
彰化縣	4,946	69.72	9,506	100.03	1.43
南投縣	2,193	70.60	10,605	234.32	3.32
雲林縣	2,174	40.89	4,655	64.04	1.57
嘉義縣	4,037	73.93	8,071	104.76	1.42
台南縣	7,838	124.90	12,799	150.87	1.21
高雄縣	4,046	87.22	15,629	228.65	2.62
屏東縣	6,193	127.16	22,155	309.39	2.44
台東縣	864	70.47	16,049	649.54	9.22
花蓮縣	2,451	136.10	17,280	606.40	4.46
澎湖縣	764	94.37	1,641	152.75	1.62

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宣教第二世紀基本方案及研討資料。
比例意指每萬人之基督徒人數。

實質性的影響，這在後期的發展中也可以看出。

在 1964 年時，每萬人所有之教堂數以台東縣、花蓮縣、屏東縣、澎湖縣、宜蘭縣，和南投縣最多。這些縣份有的主要是由於山地教堂之增設，例如花、東、屏、投諸縣。有的是因為人口不多，略增數間教堂就使得每萬人之教堂數增加很多，例如澎湖、台東和花蓮。如果我們考慮相對增加量（即表二 G 行之數值），那麼我們可以發現 1964 年與 1952 年每萬人教堂數的比例當以台東縣、台中市、花蓮縣、新竹縣的成長率最高，其次則是桃園縣、屏東縣、台北市、台中縣、南投縣。從這些縣份的特質，我們大致可推知：一、山地教堂之增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在花、東兩縣所增加之教堂將近 90% 都是山地教會，在屏東，南投所佔的百分比也在 60~80% 之間，桃園、新竹則佔一半。於是我們可以說這些縣份教堂成長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乃在於山地教會之大量成立。二、都市城鎮地區外省居民之移入，使得浸信會、信義會、聖潔會以外省人為傳教對象的教派在這些地區有相當的收穫。三、這些縣份在 1952 年時的每萬人教堂數比其他縣份都偏低。這九個縣市每萬人教堂的平均數在 1952 年時只有 .241，而其他十二縣市的平均却高達 .366。這意含着，在 1952 至 1964 年間基督教發展迅速的縣份是那些原來比較為教會疏忽或為教會力不可及的地方。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也就是那些比較有發展潛力的地區。換言之，這九個縣在這十五年之間成長速度是最快的。原先教堂密度低於其他縣市，但在 1964 年時，却已高出其他縣市甚多（平均密度為每萬人 3.257 座教堂，而其他十二縣市平均則僅有 .864 座）。這一點若與前兩點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山地及外省同胞之皈依基督教是造成 1952 至 1964 間教會增長的主要因素。這樣的推斷並不意味着本省籍的教徒不曾增加，而只在於強調那些成長特別快的縣份，可能受外省居民的移入及山地同胞的易於接受基督教的影響。

就全部二十一個縣市來看，教堂的密度都在增加，其中增加不到一倍的有台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等五個地方。其中除了彰、雲兩縣在 1952 年時之密度就很低以外，其他三縣却是很高的。這似乎意含着嘉、南、北三縣原來

就已經是基督教會，尤其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有勢力的地區，1952年以後在開展方面可能較少具有潛力。彰、雲兩縣開展緩慢可能有其傳統的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面此兩縣距台灣基督教的南北發祥地都相當遠，另一方面，彰、雲兩地可能在民間信仰的傾向上也比較強一些。不過，即使是這五個縣，在1952至1964年間仍舊有着實質性的成長。1964之教堂密度至少也是1952年的一倍半左右。這就表示，在全台灣區各縣市基督教堂在1952至1964年間確實在增加，而且超過了人口自然的成長狀況。也就是說，除了山地及外省籍同胞皈依基督教者有大幅度增加的狀況外，本省籍的教徒也有實質上增加的現象，於是1964年的教堂數比起1952年來却多出許多。

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在1964年以後，教堂的增建數目已大為減少。其實質成長率在1964至1979之間幾乎接近等於零。就每萬人的教堂數而言，1964與1979年間各縣市之變化都不太大。從表二F行的指標來看，超過1.50的只有台北市。這個狀況正好與1964年成強烈對比，那一年同類指標低於1.50者僅彰化縣而已。1979與1964的密度比大於.90而小於1.10的計有宜、桃、竹、苗、中、彰、投、嘉、南、高、花等十個縣份，另外，竹、東、澎三縣還低於.90；基、中、南三市及雲、屏兩縣則介於1.10至1.20之間。所以這十八個縣份的狀況足以說明1965以後基督教堂的興建和設立已到達了停滯性的高原期。在這個時期中，只有台北市、高雄市和台北縣的教堂密度較為顯著地在增加。台北縣許多市鎮和鄉其實都是台北市的衛星區域。因此我們可以說只有後來成為院轄市的兩個區域，教堂密度有實質性的增加。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大致有三個。首先，1965年以後從鄉村移進都市的人口日益增加，加強了都市教會的發展。在1965年以前都市人口佔全人口的比例平均每年約0.4%，但1965年以後，每年約佔1.2%。這些人口大多是由鄉村移來。其中有一部份原來就是基督徒，這就使得都市的基督教人口因遷入而增加，進而促成了新的教會的建立。山地同胞移入都市區以後就有了都市山地教會的興起，這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其次，由於都市人口

的增長，容易造成移民的適應問題，有的會加入當地民間信仰祭祀的行列，也有的就會皈依基督教。由於基督教本質上多少是城市性的，因此可能會因人口的移往都市區而有了新的成長的機會。有某些宗派原先是在鄉村地區傳教，後來看到這樣的發展趨勢，就着手進行都市宣教的工作。

最後，與都市人口增加相對照的現象就是鄉村人口的流出，這使得鄉村教會遭遇到發展上的困難。這在許多教會，例如長老會的教村教會，中華民國信義會的鄉村教會都造成了相當的困境。再加上，鄉村地區民間信仰勢力之龐大與持續，以及居民教育程度較低落，就更使得基督教難以在 1965 年以後再持續地成長。

關於信徒人數的變遷，可資分析的各縣市資料僅只限於 1952 及 1964 兩年。觀其大致趨勢，與教堂數目之變化相彷彿。山胞人口較多的縣份，信徒人數的實質成長率均甚高，例如花、東、桃、竹、投等五縣，它們 1964 與 1952 的信徒密度的比數除南投外，都高於五以上，而南投縣亦高達 3.32。在增加的信徒人數中，花、東兩縣有九成以上是山地同胞，在南投縣，則佔八成，而在桃、竹兩地則約佔五成。除此之外，實質增加較多者為台北市及苗栗縣，這可能是由於除了閩南籍基督徒在增加外，台北市之外省籍人口中皈依基督教者亦在增加。同時客庄的宣教工作之受重視可能促成苗栗基督徒較大幅度的增多。信徒人數增加較少的縣份為彰、雲、南、嘉等縣及高雄市、台南市。可能的原因與這些縣市在教堂數目增長的狀況大約是相一致的。總之，全省各地除了因閩南籍人口皈依基督教者在 1952 至 1964 年間都有所增加外，山胞及外省籍人口聚集之地使得某些縣市在基督徒人口的密度的增加上更為突出。

總結以上的探討，大致上肯定了將基督教戰後在台灣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的說法。即在 1950 至 1964 年間，基督教的發展十分迅速。從整個教堂數目及信徒人數的增長情形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時，各個縣市都在成長，其中又以山地同胞及外省籍同胞聚集較多的地區在成長率上特別突出。1965 以後，台灣地區的基督教進入了發展停滯期。不論就教堂及信徒人數的成長率來看，或就各縣市的情況來看

，都是如此。由於缺少 1979 年左右的各縣市信徒資料，我們設法直接證實這一點。但教堂的增減和信徒人數的多寡往往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仍舊可以推斷 1965 年以後基督教的發展確實進入了停滯期。不過，以上所有的結構都側重於以教堂及信徒人數兩種量的資料來支持所有的論辯，其他有關精神，亦即屬靈方面的狀況並未予以討論。這方面的狀況尚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資料

中國福音聯誼會

1980 華人基督教教會名錄。台北：該會。

真耶穌教會

1956 真耶穌教會台灣傳教三十週年紀念刊

1976 真耶穌教會台灣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刊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1 臺灣省通志人民志宗教篇。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1963 總會年鑑。台北：該會

1963 教會倍加運動。台北：該會。

1966 宣教第二世紀基本方案及研討資料。台北：該會。

台灣聖教會

1976 基督教台灣聖教會 1976 年鑑。台中：該會。

駱先春

1965 “ 東部排灣族傳道簡史， ” 與 “ 鹿馬族傳道簡史， ” 見鄭連明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435 - 457。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鄭連明

196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Swanson, A. J.

1981 *The Church in Taiwan: Profile 1980*. South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